

醇縣志

崞縣志卷之五

物產

穀類 黍

稷

稻

高粱

大麥

小麥

莜麥

蕎麥

大豆

小豆

綠豆

黑豆

黃豆

豇豆

莞豆

粟

貨類

木炭

石炭

鹽

紙

蓆

磚

瓦

石灰

畜類

馬

牛

驢

騾



羊

犬

豕

豨

雞

鵝

鴨

蔬類

蘑菇

黃花

蕨菜

白菜

菠菜

芥菜

芹菜

芫荽

蔓菁

王瓜

西瓜

甜瓜

菜瓜

香瓜

扁瓜

劈蘭

刀豆

葫蘆

白蘿蔔

紅蘿蔔

葱

韭

蒜

茄子

果類

核桃

赤棗

蘋果

沙果

香果

秋果

葡萄

櫻桃

杏

桃

榛

梨

李

奈

花類

探春

迎春

長春

石榴

木槿

紫荊

牡丹

芍藥

茨梅

金盞

玉簪

菊

向日葵

蓮花

秋海棠

鳳仙

雞冠

薔薇

六月菊

月記

木類

松

栢

椿

楸

槐

榆

白楊

紅杆

柳

禽類

黃鸝

喜鵲

鸛鶉

元鳥

斑鳩

野鷄

石鷄

鳴鷄

鴛鴦

獸類

虎

豹

狼

狐

兔

鹿

獐

狸

藥類

麻黃

甘草

知母

半夏

細辛

黃芩

益母草  
石菖蒲

車前子  
草麻子

崞縣志卷之五

祥異

漢文帝二年荒賜民田租之半 十一年免租

昭帝始元二年荒免租

晉世祖咸寧五年五月雨雹傷稼 惠帝永興元

年秋大風殺禾 二年大飢

秦世祖壽光二年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魏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牛疫民死七月賑貸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民間犬去其主變形如狼聚

於野噬人數年乃止

唐太宗貞觀四年大有年 憲宗元和六年大稔  
武宗會昌三年春羊二首連頸四尾占日二首  
上不一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有年 四年有年

宋端拱二年九月地震 淳化六年大旱 至道

二年烈風雨雹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縣民張  
留妻一產三男 景佑四年十二月地震遣使

一凌歷三年五月地震如雷

建中靖

元年地震彌旬

金崇寧元年大饑斗米錢數千

元成宗大德七年七月地震 九年四月地震

仁宗延佑元年八月地震 順帝至正元年饑

三年四年地震如雷裂長數丈 七年大旱

十九年夏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溝壑盡平

明洪武二年免租 九年免租 十年免租 三

十二年荒命官贖還民間所賣子女減田租

宣德三年饑 正統六年大饑 天順二年大

饑 成化十八年大風折田大饑民多相食浮  
莩者半 二十年大饑命侍郎何喬新賑濟

宏治二年饑 八年大旱 十五年大饑 正

德七年夏青災 十一年二月晝晦 七月雨

雹大如拳 嘉靖二年夏雷擊不孝子康文華

華嘗殺其母其父不忍言一日大雨山水暴

漲華出看田苗爲雷擊死其父始向人言其故

云 六年有年 十二年十月夜星殞如雨

十五年大有年 四十年大饑 四十三年蝗

不爲災 四十三年六月陽武河大水巡檢司

壇垣盡毀漫漶二十餘里田禾廬舍 隆慶三

年六月雨雹小如鷄子大如砧石大饑 萬歷

十三年大饑 十四年三月晝晦至酉時日復

出 十五年地大震聲如雷 十六年七月雨

雹禾嫁樹木盡傷 十八年大饑 二十九年

北城樓兩獸口吐烟占之主旱後果驗禾嫁盡

殺於霜 三十年春大饑斗米數百錢縣令李

年耕各鄉施粥活人甚多 三十七年大荒知

縣劉楫濟百方椽救勸義民狄來覲等四十二人出粟二千石仍詳請發預備倉設粥廠二十七處存活數萬逃亡盡歸又設藥以醫病者

國朝康熙十九年大饑上司差官賑濟 二十年大有年 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未時地大震初西北聲若震雷黃塵遍野樹梢幾至委地毀壞民房人多壓死神山三泉原平大陽等處尤甚地且迸裂或出水或出黑沙人皆露處屋雖存不時搖動至十月中乃定是冬天氣頗燠

三十一年夏四月朔日食晝見星斗 乾隆九年有年 十年同川五都歉秋發賑 十二年有年 十三年蠲租 二十一年有年

崞縣志卷之五

事考

漢將軍周勃下晉陽復擊韓信軍於砮石破之追  
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平城下所將卒  
當馳道爲多又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  
軍乘馬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遯丞  
相箕隸將軍博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  
縣光武建武五年盧芳以邊邑兵入寇掠有



雁門五郡置崞令

唐太宗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防邊境道出  
崞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民爲立祠

後唐清泰三年遼太宗由陽武峪入雁門抵太原  
敗唐兵

宋雍熙中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  
行卽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  
兵馬是時遼兵自壺谷大至薄城下神衛都校  
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

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  
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衆遂却先是約潘美以  
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  
期旣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旣而美使至云師  
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  
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是遼兵塞川齊  
賢曰彼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  
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  
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

山原志 卷五  
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土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

金宣宗四年十二月元兵進至代州橫城嶠嶠屬至太原大安二年元師大至崞縣

元天歷元年令崞州之陽武關穿塹壘石以爲固調丁壯守之 致和元年九月上都諸王忽剌臺等引兵至崞州

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大將軍徐達旣取太原遂下崞州時達遣副將軍常遇春取崞弗下退屯於萬家街歛兵十日不出一日舉火燒萬家街火光燭天城中莫測所爲遇春潛燒北門入城州守冒烟遁大都督府副使顧時從大軍取平陽克崞州

崞縣志卷之五

雜志

陽武河冬月冰堅如鐵有一物狀若羊獨角名辣  
能開冰割然一聲如聞霹靂震動山谷河冰坼  
裂方丈大塊起而陡立焉此物亦不恒見見則  
歲稔

崞之盧氏兒忻者三歲能言曰我前生乃回北村  
趙氏子年十九牧羊於山雨滑墜崖奮身而起  
見旁臥一人呼之不應視之乃自身也投之無

從八翌日父母來痛哭焚之月餘無歸忽一老人引至一門曰此汝家也推入卽生今身昨夢中告前生父母明日當來看我家有白馬必乘來次日果有乘白馬來者兒喜曰吾父來矣相見大哭詢以舊事皆知之自是兩家共養之

府志載邑出片礫舊志載邑出蟾酥今池已久湮其名僅存賈島小江南之說當亦謂同川一帶鶯花三月天桃嫩柳爛熳高山流水間致足賞耳曷與於物產之肥瘠哉

長樂村張強山嘗聞中有聲如雷土人言山中有洞昔有牧羊子陰雨中忽見洞門閉因結草門首驅羊歸擬入洞比至遍山草皆結而洞門不可見矣

高仲遷宋汴梁節度使膂力過人日食麥三斗牛一俗號呆高王今南申村有石長丈許徑五尺傳言其馬上携來者

趙如魯作三氏教授相傳其地有古碑半入地中上蝌蚪書人不能識如魯至讀其文知地下所

山泉元  
卷五  
藏掘之一字不失尾有孔子書此碑若要破除  
是如魯過

崞山廟有金安陽王尚書無競大書崞山神三字  
元好問記云神筆寶墨自當爲古今第一

王良舊宅在原平之西三泉之東良倡白蓮會夜  
聚曉散先與三泉曹氏有隙曹富於財起大宅  
良訟其砍伐禁山木石遂毀室入官曹亦訟其  
惑衆罰米七十石良令其黨冬携一撮一夜而  
完先是童謠云唐林崗上坐皇帝半坡街裡狗

兒戲至是良與李越於唐林岡聚衆反良僭稱  
帝良及其黨皆日妖

三鄉愚四方無

籍亦多附之衆至二十餘萬移兵至崞南五里  
地名龍王灘立磚爲城撒豆成兵初良設水盆  
令其黨照之見良天子冕服越宰相衣冠餘各  
有本相至此復照則良無首矣衆散去良越逃  
之秦中朝廷以崞民謀逆遣兵屠之兵過盧溝  
橋邑人梁環時在朝捍觀上疏言崞民無知皆  
陛下赤子且其黨皆燕趙齊晉秦隴之人冊中

姓名可証願以一身代嶧民死朝廷憐之撤兵  
還後獲良越斬於京師越姪李福達善五遁法  
騎紙驢向揚州看燈人以爲妖捕之逃往陝西  
改名張寅後謀逆事敗伏誅

大牛店相傳車裂李存孝處定襄鄭某赴陝西神  
木道任過此指土人曰此處當立周德威故里  
一碑

嘉靖間西鄉賀二女手作一麪龍時弄之久而龍  
自動轉收之卽卷遠近異之女亦自詫神奇聞  
於知縣史漁召至欲觀之女捧龍入儀門鬚角  
猶動至廳事前跌碎死

五峯山聖母班鎮暢氏女已許聘趙氏子年及笄  
日捻白棉線積千百丈一日吞之盡忽復吐出  
飄揚空中時母梳髮方半趣隨其線飛舉焉至  
一村挽其髮今名挽頭村是也直抵五峯遂坐  
化肉身今存後人爲立廟

嶧山神廟創建時有牧羊者某日驅其羊馱運磚  
瓦以助工比工竣牧羊者忽立而化於正殿上

人異之卽如其像裝飾之以爲神從今坐旁牧  
入猶其肉身也明弘治間里人何買柱爲功德  
主率衆重修廟將竣工買柱及廟僧淨安庖夫  
亢禮同坐化於南廡下亦卽其肉身加以裝塑  
置南配房焉

漆郎山豫讓祠鄉人所禱甚靈祠宇二間居崖之  
罅規制狹小無寸地可恢乾隆丙子夏因祠圯  
脩葺柱梁椽檻俱已墜架將蓋瓦矣八月初四  
夜方半雷雨交作霹靂一聲崖石忽崩而平恰  
佐祠宇一間地木植無一傷損者人詫異之遂  
增建三楹焉

代州花家庄武生栗僖因習技赴政化村乾隆十  
五年七月十三日正午刻忽見日旁瑩光映曜  
平列四字若匾然曰西木三元同學者俱見之  
以爲西木栗字也其爲僖稱賀謂此必武闈掄  
元兆僖亦自負因刻四字於箭筈以待符驗至  
九月初三日文闈榜發邑庠栗極敬極教極敏  
兄弟同中式僖聞之愕然曰應在是矣是科武

闖僖果不中

入景附

崞山疊翠

縣西南二十五里崞山奇峯縹渺邃

谷迷離既參差而迤邐復數起而旋騰高插綿延鋪彩霞之萬段重岡複嶺含翠藹之千形

天涯石鼓

縣東南四十里天涯山有石形似鼓

風盪石竅如聞鼓聲不待琢以成器惟應規而象圓鼓非革生音從石出發清虛之雅奏超塵壻以和鳴

地角枕流

縣北十五里土岡橫亘由五峯倒垂

下臨滹沱摹擬其形恍如犀角影自移來山頂情若動於水濱斜倚碧隄欲向沱干以洗耳長眠淥水聊從滹畔而蒙頭

陽武流金

縣西四十里太子崖發源遞灌二十

一村田千頃東注合沱開築河渠廣沾水利滋土地而英華徧野享順成而熠燿盈疇潤澤膏腴不羨淘沙之績恩波洋溢何殊寶藏之興

石人瀑布

縣西南六十五里山狀如人其足下



出泉撐兩跗而胸囊海濶迸一竅而勢激龍蹲  
方渾灑之無端忽奔騰其在目驚看珠箔懸千  
丈疑是銀河落九天

朝元夜月 縣西南五十里朝元觀有碑帶石每  
至晚光曜似月寥寥祠宇燁燁碑華寫白暈以  
舒明籠虛輪而洞悉月有盈缺石不改夫輝光  
時嬾昏朝夜無殊其掩映

土聖晚鐘 縣西南七十里土聖寺其鐘向晚不  
擊自鳴聞矣戶外之空鑑然堂下之響舒清音

而無迹思濬發其云誰不叩而爲豈洞庭之掉  
擊當暮而作疑鉤天之詔揚

仙洞藏春 縣北十里有洞三門土聖色未嚴寒  
之月常溫金玉朴嘗遊此一榻仙居三冬春意  
中窈窕而曲折境靜雅而幽深不暑祁寒見和  
光之日積潛通大化知儲道之常流

崞縣志卷之六

藝文上

崞山神廟碑

宋邑人張忱

夫天地運處之和流動而爲山川山川流峙之秀淵萃而成形勢形勢所在都邑從面興焉然則先王之置城邑也亦豈苟然哉必據山川淵萃之地以爲形勢而已然則之西南有邑曰崞崞縣崞縣所據之山曰崞山焉是崞山得名也然而命其山曰崞何哉余嘗周覽四顧其崇岩峻嶺連峯疊嶂

四隅環合列岫森然周圍拱抱若城郭狀謂之崞山不亦宜乎是山以西北爲主而峻極最高若城之馬面狀俗因以馬頭山呼之舊有神廟居山之陽靈迹所傳其來久矣蓋聞耆艾相傳之語云起邑之時有神兵夜以助築其神兵每出入乎神廟之西北坡實崞山之西南麓也迄今各之曰鬼兒坪可謂有功於國矣厥後秉火毆蝗雷雹禦寇去疫厲以護民興雲雨以救旱必自此山而出焉可謂有利於民矣於是方之民春秋所報來格來享祈雪而雪優渥祈雨而雨霑足至於簡簡乎降福穰穰乎豐年神靈之貺可謂至矣而民之報宜何如哉崞山之陽有村曰申申之居民所穰必於此丞嘗必於此故因其舊址乃搆而新之堂宇宏麗廊廡翼然丹雘其楹藻飾其像肅然如其位矣方其營造之初里居之衆莫不盡力及割牲告成之際歡欣鼓舞咸遂其願熙熙皞皞真太平之民也嗚呼神之功利及世如此而祿列於聖朝之祀典惜哉然而狀神之靈應發神之輝光使神之

功利著於民之耳目而不泯於將來者乃士職之當然也故書而識之

崞山神額刻石記

金元好問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逢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寺皆其筆也典定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直行大小之不同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於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申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名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莘公和

之張大興信之楊大叅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游  
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  
希代之寶在河東祠廟爲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  
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有悔不可及乃  
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

朝元觀記

金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  
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  
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

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邸里白水  
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爽自  
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取  
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  
生爲之闢勞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  
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  
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遊於此致足樂也然未  
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虜庭悼先志  
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徵也亢徒葺事土木皆作葺

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禳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叅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之舊示不忘本也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辛溪南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徃徃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乎執兵凶噐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

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  
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俛仰誠信呼吸煉  
化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坡投  
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  
者矣異時羽衣踟躕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  
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  
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肆  
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  
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  
時人有元門臨躋之日與吾辛流交甚欵辨疑其  
高弟云望日遺山隱元某記

白鶴山顯聖祠碑

金牛國儒

予寓崢山木生里清河公門下誘厲後進忽一日  
公命遊西山聯鑣而往敬謁祠下凭欄四顧此真  
絕妙之聖境也目其牌曰顯澤靈祠詢其洞曰西  
臺寄池旁有里人五戒王文就詢其事略知其然  
復觀折碑亦明歲月有秩耳曩者是山之陽復有  
一石洞洌而泉劍一穴深不可測聞殷殷其雷之

聲其澍旋下牧兒熟知之矣天會間有一僧俗姓李氏乃九原襄城魚家庄人削髮於臺山真容院出家於此地戀戀不去穿穴而居悼祠堂隘陋特發誠心禮化鄉里豪族重建祠宇恢廣舊制其初洎聖像顯嚴一有當里王公乃吾黨之子晚年自悟隱迹於是及師化去公爲特繕修之力不爲不多矣定初九年厥廟火災掃地而空至二十三年有道者姓延乃襄迴鳳里人穴居於此化四方檀信復建祠廟恢闕棟宇不日成之命工雕造文殊

天聖洎衆聖像一新繪飾神意安而宣靈人心懽而致和乃西臺其後自建廟寄池於此其來久矣池者神龍之所居惟神無方周遊運動微妙不測惟龍時潛則潛時飛則飛千變萬化莫知其狀每遇亢陽四方取迎祈禱雲雨應期化荒爲穰易洽爲和是以人蒙庇庥之厚矣自復有同牢執道者割除嗜慾休弃妻室以潔其身惟人之難能者公樂爲之二十四年間來居於是焉當里張五戒議續修水簷及東西回角化諸積善之家衆意欣欣



協力而成公於承安五年請臺山直容院提點和尚并衆僧開講一百日敷演釋教鄉人聞者輻輳而至競貢齋費惟恐其後非神力曷能致此又命工燒琉璃鸚鵡計其所費爲不少矣公好作緣事無毫髮私已卽日來告曰已命工礪石庶載之廟事且令後世傳之不泯遂推求本始俾刊之茲碑銘曰陶原之左白鶴其鄰天涯之右南接溥濱有池寄此西臺其神永宅厥靈廟覓新新四方敬之載嚴祀禋亢陽祈禱甘澍旋臻百穀用成眷祐於人默儲休慶人樂其性和氣充盈塗歌里詠銘於茲石傳之無竟泰和五年正月三十日

文廟碑

元邑 趙惟賢

有無上之德可以舉莫大之名有非常之功可以享無窮之祀兼而有之其名與祀爲宜何如也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傳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我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功與德固不可得而名然以管窺之則知天地之大也日月以照臨四時以運行鬼神以造化天地兼而有

之然後始成其大故自開闢以來創者非一人作  
者非一手我夫子採而集之舉而行之故其道大  
如天地明如日月信如四時用如鬼神俾終天地  
不可一日無以成歷代帝王之軌範者非有無上  
之德非常之功能若是之盛耶有天下國家者雖  
或誅爲父或進爲公或尊爲王或加以至聖之號  
卒莫如我武宗仁惠宣孝皇帝以聖知聖而取孟  
子集大成之義以追其封仍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則我夫子之名與祀始與功德實相表裏也嗚呼  
至哉詔旨旣頒有司建言請刻諸琬琰樹諸廟學  
用垂不朽以廣聖德閱十有七年至至治癸亥有  
隰州馮美中奉議者倅濮有聲推知是州首出俸  
金以倡是舉繼以同僚協力贊和如監州捏古伯  
忠翊以籌度之州倅未只兒承務以經營之通判  
張承事謙以董督之州里豪右或貢兼金或供工  
役以助不給故不待踰月得美石於西山之陽龜  
跌螭首不啻丈餘面背方平瑩無瑕玷知州馮君  
手書詔旨於其陽工旣告成樹諸孔廟應門之北

山縣志 卷六  
基爽塏似玉石復建層樓以護風雨於是丹楹刻  
桷畫拱雕梁觚稜倚空棟宇飛雲金碧其光龍鳳  
之章若奉上金輿尊閣玉策之天語也然後聖道  
之尊王言之大不惟稱情而正殿回廊森羅星拱  
亦足以成廟宇之宏麗也事既落成命余爲記余  
恒不肖雖忝遊聖門欽遵詔旨若坐井而觀天固  
不能播聖德之萬一惟嘗從州牧數君子之後觀  
用功之始末故不獲讓而書之

儒學題名記

明教 張鳳池  
論

士君子守道以待來學實勝爲善甚無樂狗乎其  
名然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因名可以責實也嗚自天朝建學掌教有論分教  
有訓職雖寒微而關風化匪細今宇內郡縣學各  
有題名乃茲邑爲三晋要衝振鐸者無論前莫可  
攷卽國朝秩職名氏亦散逸不傳將何以紀往而  
俟來耶鳳池自萬歷乙巳由闕鄉訓叨諭茲庠及  
登堂問政而題名獨闕再稽邑乘亦無足憑者乃  
切欲創制之第舉之果義無吝惜小費於是乎輪

俸鏡石創而題之本其所生之鄉所仕進之途與夫所任之期所去之跡詳註於下焉其昭曠典隆教化也獨題名哉爰是循名責實而賢不賢莫能違者如其賢也身範克端師模克整僉曰某鄉產也山川亦增色也某科某歲所舉貢也發身之途亦有光也諸士愛戴之情喜其來恐其去幸其遷復惜其別甚則有去後之思垂休照後卽石亦以人重矣不然卽稍有議雖則嫁災於石而亦足垂後人戒此名之係於激勸之大者何如不足重也余嘗竊恥名之浮於實而及因人自考則實之爽於名者匪尠焉不深有愧乎是爲記

崞縣修城記

明馮琦

崞故樓煩要塞縮雲朔析代之衝實曰崞口曩昔釁起雲中烽火達於郊關旦夕講守備甚急邇者兵偃不復用斤堦不警邊境寧謐有司見爲無事稍稍弛備自寬比於內地垂囊臥鼓城障或圯而不葺識者慮焉夫江河雖無泛溢然隄防不可去也旱之舟水之車不必用而計用之事固有若緩

而急者卽使安享承平邊塵不動寧可恃而忘戒  
大中丞魏公蓋觀而憂之曰孰能更築崞以威民  
衛城使三晉不憂無輔而忻代之間犄岩邑乎則  
又曰孰能築崞以威民衛城而又無勞民叢怨也  
在昔治晉者蓋寧爲保障至論堅城乃又謂疲民  
力以完之不能復以疲民守之此亦預患之憂也  
以論兵使劉君劉君曰是誠然然顧所措何如耳  
吾不能勿費而能使民無傾藏蓋以佐費不能勿  
勞而能使之無以版築荒南畝也吾何忍以數旬

之不晏不以易百世之安卽不佞敢受其無咎則  
請公帑所餘八千金庸以易堊斲木石又以其餘  
而儻闕民與伍旅之暇者工作之擇精力廉吏蒞  
其事起於萬歷戊戌四月巳亥八月告竣工城以  
雉數者七百四十高四丈二尺厚三丈八尺樓櫓  
崇峻池隍深濶懸殿置鍛肅如翼如下不罷勞上  
無謗讟是役也庀材則經歷呂子才縣丞崔穗爲  
植則原任佐擊時爾學典史趙夔麟察工則太原  
周守詩代州周守達崞縣令袁應春而大中丞魏

公兵使劉君則肇始經營有至計焉功竣請紀諸  
石馮子曰余吟詩桑土菅蒯蓋瞿然惕誦澤門詛  
祝乃又嘆動衆難也今之守禦者患在狃一時之  
安席中國廣大弛防隳儲慮患不深知所患矣而  
措置失宜煩民重困賄賂胥讒母乃衛我而顧朕  
之仁者不爲也崞之役預患以固吾圍功立而民  
安之使無事稱保障一旦有急承而守焉曰是某  
公之所城也某公之所寬也三晉資屏藩而忻代  
之間恃以爲安其憑藉不亦重哉夫治之道根本  
強固則精神折衝余於崞而見中丞兵使之精神  
屬邊徼密也強本禦患制勝尊俎此寬其大者矣  
豈不偉哉

崞縣縣修城關記

明邑人 郭九州

歲己亥攝提直孟陬月雍人袁公初方牧汾之靈  
石民甚歡而中丞魏公以公爲廉能以崞城務爲  
棘疏請調劇靈石人如有失也號走乞留叩闕待  
命會上重崞不之可公旣綰崞章眎蒞靈石事益  
有加諸厝設卓卓掩後先而尤留意於邊城重悉

心區劃不遺餘力未閱月而就緒又六閱月而底績計原定額費內省羨約五百緡白之上充後役費蓋始計於歲之姑洗月而告竣於歲之無射月也其規制其廣袤其煩費調支關節已載在內翰馮公記中凡增隅樓者四飛樓二十有八障亭間焉如數取義象緯經宿也垣墉削如臺陞矢如樓櫓爛如虎踞龍蟠駭神悚目儼然金湯矣崞屬通都孔道出崞者輟擊肩摩冠蓋相望靡不嘖嘖稱雄麗甲海宇且多公神品焉夫崞城之議舊矣何

也代鴈樓煩屬燕都右臂昔在勝國郡治之且置崞山軍軍其地蓋嚴之也國朝置西東中三共路要之西中者路環以萬山綿亘竟省盤紆阻絕至有不得成列方軌者頗不利長驅卽如隆慶丙寅石州今永寧雖失利而軍行以履險細重難致卒大困躡而遁去獨東路川原漫衍循路夷曠爲省會北衝首所恃有鴈門一障耳脫失守崞卽其衝崞虞兵可深入無忌往嘉靖庚申嘗大舉入崞曰無全晉太原南有蹂躪跡焉殘害之狀不可言不

稱重地哉以故多算如中丞當道劉公蒿目之而益擘借前著議茲役者不一也第任事難其人或觀望以逋其責或規避以遺之繼或綿薄以甘之咎戾以故訖無成績在戊戌已昉事厥當事者有畫諾耳竟以不稱指遭之斥古稱議事易任事難詎不信哉且茲邑也經始者以萬餘鏹計時日以三稔亦重之也公卽稍稍自愛拮据勞以其限振之績猶當受破格賞第原定公鏹復有一歲之經費必毫無羨矣卽羨之非掙其役廝必掙其所都目餘人或有染指心焉又必不以聞於上也况肯以之佐議外役如今所謂朔右關埤左墟甓南彩以自詒勞瘁哉茲三役者蓋中丞公有是心而始有所待者也迺公以神速之故成省羨省羨之故生枝剏默契中丞之指而建白興事焉家貺國務公其有之說者以中丞公爲知人信夫又甫戒事時公謂寧遠門紆曲湫隘思直而敞之毀墉其西而鼎新焉辛亥食時忽無雲而雷躍之神蛟焉墟如也聞數百里外遠近神之今茲境工迺異衆亦



疑有陰相之者爰命余賦詩紀其盛拜記始末以示來茲其詩具見別錄公諱應春字元卿別號太宇陝西鳳翔人萬歷己卯賢科爲關西右族云

重修樓煩寺記

明邑人李本立

夫樓煩古邑也迤嶂北三十里許迨其世遠人湮舊迹亡滅久矣厥寺古刹名爲樓煩存舊制也歷代以來襲其名以及於茲而不變者亦愛禮存羊之意也然基址雖存沿革不一寺之前有衢通於宣大寺之左有溪接於龍泉誠勝地也地雖勝而

得人而居之則攄幽發粹日與之娛是人情世態交相贊者也顧不偉與承平旣久繚垣漸弛嘉靖辛丑兵革之際廟貌殘毀人心洶洶弗奠厥處思欲庇其神靈乃與寺主昭敬等議之曰寺之肇建源流已遠自東晉遠公演教於此嗣是而後守其法戒代不乏人其後墻垣疎薄規模狹小可不增其式廓宏其翔置而聿新乎矣今不治異日者將欲訪舊邑遺址名僧逸踪蕩焉泯焉荒烟蔓草何匪如之且脫有不虞將奚恃僉曰如議迺始大興

土木營繕工宇鳩工度材計值糧費募緣而四方  
助資者若流增荆後殿五間懸塑金容聖像兩廊  
對峙亦各五間其棟宇森嚴丹楹刻鏤雕甍綉閣  
靡不悉心營葺之又恐藩籬不固乃據舊險增築  
堡墻內以營宮宇外以捍盜兵俾環繞於外者四  
塞而固尾蟠荒阨首注大溪蓋天靈靈於是有限  
於遐壤也由是諸工獻勢若星拱智者效其謀巧  
者效其伎勇者效其力不越月而告成其巍然險  
阻凌絕之狀真一方之奇觀也豈止狀僧家之勝

築衛像貌之尊嚴已哉

重修紫荆山趙武靈王廟碑

明代州牧

朱大統

代之沱西南三十里許有山名曰紫荆界在崑崙  
之東厥山巉巖峭屹環若翠屏山之麓有泉清澗  
不竭上有趙武靈王廟蓋鑿崖駕溪而成云余嘗  
以禱雨故詣盤曲迂迴而後陟其巔爰考掌故則  
趙簡子傳四葉趙武靈王之真境也王戎服騎射  
當姬末滅中山光啟土宇築城備邊起代歷陰山  
大有造於代代人功之遂建廟而血食焉所從來

舊矣第歲久就圯繕修弗繼凡垣墉墜茨狼狽尤甚此胡以妥神靈而光明薦余心愀然者久之會比邱海濬從西方來偕其徒清常毅然肩勸募爲已任惟時富者捐緡貧者効力往來者咸慇懃而樂施集材鳩工不彌月而告成事規制軒朗丹雘輝煌舉十數載之廢一旦煥然改觀山若增而獻奇水若引而加秀王之英爽益洋洋乎煮蒿而苾芬且代溥邊徼往嘗有燧警今黎黔享安堵之福者垂四十餘年皆王祝也自是歲和年豐雨暘時老計罔所用禱卽禱亦茂弗應王哉靈哉靈哉武哉斯不與荆山沱水並傳不泐哉是廟也創之莫知其始重修於嘉靖計有八年再修於萬歷之二十二年而此則其三修者歟用叙巔末而勒石以記

重修唐魏鄭國公廟碑

明邑人 靳瑄

崞之龍泉在城北相距三十里有廟曰魏鄭公之祠邈厥所自魏鄭國公在唐時常領兵禦北至此水艱遂以劔挿地劔拔泉湧以濟軍渴後因以龍

泉名也其泉流洶湧灌溉民田利澤及於民而後人遂建祠於泉之上以彰其靈感而爲生民之禦災捍患焉且是廟自創始以至於今其間或重建或增修不知更幾但碑記殘毀其創始之年代興作之事績莫之攷矣惟有可以時祀之鄉民以事祈之歷世相沿迄今而不廢則其鄭國公之功蓋天下名垂後世而福佑生民所以享生民之血食於無窮矣夫豈不宜然而歲久傾圯不堪瞻仰成化丁未時歲稔熟鄉人曰人仰於神神依於人使不爲之修葺久則廢爲瓦礫之區將何以安神像而昭神功乎旣而衆可其謀慨然以興廢爲已任乃召匠傭聚財貨經始於宏治戊申歲梁柱有朽腐者易之椽桷有短折者補之覆之以瓦甃砌之以磚石以至門坊鐘樓墻壁無不從而修飾之以垂於久遠但東西廊廡久矣頽廢今又營建以數十間之盛高大宏敞視昔倍加越己酉告竣煥然一新殆無遺功者也適今年獲美石乃具其事之顛末屬余爲記用告後人竊以功之興廢未有不

從乎人者也。古人有云：作者未始不欲久存，繼者常至於殆。廢得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耶？余故以經始之事，營繕之勞，易廢爲興之意，咸刻諸石，以俟來者有所考以用心焉。

崞令李年耕去思碑

明邑人 賀祥

按晉輿圖誌，崞逼鴈門，當三巨鎮，通衢徃賦重累，民寡營好勝氣，地廣袤确瘠，宰者最號黷，哉逞綰綬宦，此中者不一，其人第急則病烹鮮而下不堪，緩則病弛網而上難理，斲寬嚴相比，中經首之會。

山路推薦民心永結於去後，卒不少概見云。中州

石鍾李公素稱有道，視象茲土粹白自不一點染，庭署清肅，斯人莫敢濡跡，哀恤無依，藥粥頻施，有畧蒞民執持三尺橫梗，畏帖良善，藉其福照，鞠理一出躬手，墨吏無所弄其影射，邑苦餉催不敷多

方督懲民爭輸將入，覲捐俸金以自費，一夫一馬不擾小民，贖鍰可寬，即行蜀宥諸如葺城垣，寢崔待酌徃役，革健訟罷羨，錘修橋梁，創神祠，未易臚，歷此中已逾五載，餘閭閻下不啻慈母，頌呼祝

斬永爲一方召杜在事者業已檄旌交薦無有  
威頃當守松巖疏昔中之小試龍章貴寵以顯  
德意仍擢荊州少府父老士女再三截鐙卒不獲  
先上之日攀臥於道足相望聲相應若失怙恃肖  
像而祠者萬出一心或老有持公德政績一錄欲  
入其言以寓懇懇去思余幸在福星下方脉脉不  
忍舍能已於揚述耶竊惟今之宦四方至如公之  
於民心得其去後民心非有膏沈沾濡深入人心  
而致理矣嗟乎公行矣遺恩不磨去而不  
也民見矣目擊此碑不見亦見也南國甘棠岷山  
墮淚於我公再觀云第此又不免以井坐視公矣  
方今聖天子注意吏治側席忠良有賢若此荊州  
郡恐不能久淹也指日晉臺憲掌筦鑰隆施灌注  
布德萬端海內俱被調燮其福德陰庇我崢者可  
不卜致矣公名年耕別號石鍾起家鄉進士以爲  
異日採風者之實錄云

漏澤園記

明知  
縣 袁應春

予自家食時老者恤之貧者憫之蓋其天性云及

牧疇政事頗僻處固多自度其衷未嘗不以哀糞  
獨爲急急也是以增牧孤老賑貸貧民病者濟以  
藥餌亡者給以棺木嘗適野勸課農桑見疇之南  
北昔有義塚歲久詹者盡矣乃捐俸數金命省祭  
官邢淮等去城之北四里許買在城都六甲齊恩  
地一段南北長二十七步東西濶二十八步計地  
三畝一分五釐該糧一斗一升九合七勺去城之  
南三里許買右廂都十甲亢奉登地一段東西長  
二十七步半南北濶二十七步半計地三畝一分  
五釐該糧一斗一升九合七勺皆築以圍墻各通  
一道令貧者葬焉庶於予恤老憫貧之心亦得少  
慰矣哉雖然傾圮者葺之芻牧者禁之侵削者舉  
之又不無望於後之牧疇者

疇令袁侯去思碑

明邑人 賀貢

疇壤确瘠氓惟魯寡營徭賦甲比封且三鄰巨鎮  
接邊關達京省六通四闕衝也以故輜軒旁午幾  
務竭集囂非宏才大畧之英縮章斯役必無倖致  
理矣我袁公以關西偉丈夫舉已卯孝廉筮仕靈

石邑人首渥膏澍蔚然望起先調平遙縣士民奏  
留上可之居無何中丞魏公以公邊材上疏復調  
公崞邑露冕以旋殫精酬劑者不遺餘力甫浹期  
而百廢俱興向之積窳驟轉今迎刃而解糞悍無  
告者一飲以醇甘狡胥舞文者心悸而救過之不  
暇健訟齷法者膽落而斂跡之若掃殊伐茂庸且  
於部院之薦剡里巷之歌謠靈邑之去思記者余  
不容贅僅書其畧其褻躬也飲冰茹蘖其接物也  
不詭不隨勤政事則出入戴星作士類則婚喪時  
助變氓庶則課農桑招流移施棺藥惠工商則稱  
廩餼裁冗稅公價值諸所營建尤可紀者修神清  
觀爲觀君也繕城郭爲衛民也剏修各壇廟事神  
之禮殷矣增葺節義祠範俗之心切矣至若新學  
宮以右文飭教塲以講武建旌善申明亭以彰善  
癉惡而埤剏公署修理橋梁種種難以悉舉凡此  
諸費或請之公帑或佐之捐俸與民秋毫無擾而  
宇內頓改觀焉噫嘻美哉公可謂上不負聖天子  
中不負中丞公下不負蒼生者矣有此異政因考



績吏部以夏邑開採礦務任重奏調我公藉彈壓之崞士民皇皇如失怙恃奔訴借寇兩院從其請會題保留命下該部祇因復疏留中竟不能挽公之行也去之日行李蕭然有古琴鶴之雅攀轅臥轍者不可勝數泣聲遍郊圻公亦潛然動色既去則僚屬思之士民思之農工商賈思之乃建祠暨碑懇余爲記余不能文直書其事異日公陟臺省躋樞要紀名臣者有斯記在尚備稗官之葑菲云公名應春號太宇陝西鳳翔人乃弟位宇公登乙未進士先任臨漳調河內鴻勳偉烈與公無二昔人所謂璠璣齊清信不誣也

薦胥鼎疏

金郭文振

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夏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

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  
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

乞除皇租復兵將疏

明巡按 康丕揚

爲牧地包租日久兵壯裁補難支懇乞聖明除舊  
租裕軍力以補缺額以重修防事查得山西邊鎮  
地脉砂磧土多不毛原非牧馬之所又界鄰邊境  
軍設不多所恃修防者僅區區本地兵壯耳亦無  
冗役之可裁者昨據鴈平兵備道副使李呈稱爲  
絕塞懸坐無地租銀節年賠借庫藏空乏懇乞題  
免仍復邊役以完欽工以防邊患事照得本道分

屬繁峙縣乃邊方小邑夏旱秋霜地利無出先年  
被奸民李騰等以宣大餘地奏奉欽依委官查丈  
並無山西一字祇緣大同與繁峙所轄北樓口地  
界相接遂因波及然亦止北樓彈丸微區耳繼被  
已問故勘斬罪毛鳳騰輩索賄不遂嚴行拷死無  
辜民人楊洪竟誣以盜賣皇場懸坐有糧民屯正  
地以二十七年爲始每年額定租銀九千二百兩  
有租無地卽該監亦議將民屯糧除豁上納皇租

矣明旨終未之下也因而節借東盈庫銀一萬四  
 十七兩二錢九分四釐五毫四絲代州庫銀一千  
 八十兩八錢八分七釐七毫四絲七忽本縣庫銀  
 一千一百三十四兩七分九釐八毫布政司庫銀  
 四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以抵二十七  
 八兩年租解後蒙前院御史趙閱視巡邊查果無  
 地再題請豁續奉明旨每年仍解銀四千一百六  
 十五兩五錢此時司府州縣庫藏節借已罄而稅  
 監催檄如雨萬不獲已議將代州等四州縣民壯

等役裁革工食扣抵呈蒙兩院姑允每歲於代州  
 裁過修邊民壯工食銀一千四百五十一兩九錢  
 九分六釐崞縣民壯工食銀九百七十四兩九錢  
 八分四釐五臺縣民壯工食銀三百五十四兩七  
 錢繁峙縣民壯工食銀九百三十二兩六錢以上  
 共銀三千七百四兩二錢八分仍該銀四百六十  
 一兩二錢二分與振武衛廣武小石北樓平刑各  
 口分派本道豈得已哉不過權宜一時以待罷耳  
 但先年原未議修邊工今照題奉欽奉除寇家梁

尚無期外內如未修衝邊如小石之頭岡二岡等處平刑之老君殿馬鬃崖各墻高不踰丈厚不盈八皆屬喫緊本道欲即修而民壯裁矣欲不修而五路臨邊歲歲挾一柵一圍我內疆則一垣之隔何以遏禦况自恩詔一頒凡有前項拖欠尚在蠲免地租銀可獨久累台無請乞軫念邊方重困民壯乃系要人後撫將繁峙縣懸坐無地租銀除罄妾天壯得以補完而封疆有所倚恃等語即以此為憑以爲身未親歷未敢輕謂也

臣由偏關寧武抵鴈門廣武邊外親閱寇家梁工程則見邊墻輕然壁立磚石砌包從來山西所無面詢道臣以錢糧何處道臣頻蹙語難謂此皆本路兵壯修造卽前所呈近裁以補牧馬籽粒錢糧者也蓋此地川口旣厥邊馬易窺又邊情日異隄備當早且民壯之裁革旣多而邊工非一日可辦今歲始將守城及留用夫壯盡數起來暫修百丈此後若如此零瑣何時報竣今欲添足同修乃籽粒錢糧又無補矣本道蓋無日不凜凜也職因周

四歷覽漢史三關而盡知此上則可爲萬年憑恃使兵壯而編派足額則可以立限奏功今此功與此租而相值也豈獨地方之阨哉亦我皇上或未之深知耳該職看得此一租也一誣於奸民之李騰望風捕影尚止及於宣大並無山西一言也再誤於故勘之毛鳳騰索賄懸坐當時雖打死無辜之楊洪然無地可指也及皇上再遣稅監會同前按臣親臨查丈委無此地然後於前租銀內減去一半則聖心有明鑒矣所未卽罷者或謂些須征解當可無難措辦耳乃今諸臣旣搜及於代州繁峙等庫又借及於布政司東盈兩庫而猶未足也又派及於振武衛廣武小石北樓平刑各口分補而猶難繼也不得已遂扣及於民壯弓兵等役工食皇上試以此察諸臣心力有一處不到者乎假使有地有租諸臣何強搜至是惟扣及於各役工食而皇上猶未之罷也諸臣之心窮矣何者各庫間有那借地頂尚且暫支各衛縱有派征彼地自難令代至州縣額編之民壯所爲有事以守城池

無事以修邊工者也晉地年來臨邊城堡包砌頗固孰非此一二快壯繕修獨有邊墻卑薄又多傾圮正宜稱此邊情反復之時亟當整理若人久裁旁用則修葺當是何時此道臣之所爲感時切憂不容不亟請以復者也又兵者國家之神氣居平每患其不充故三年特勅按臣者視之昨職閱各邊兵馬見壯夫比前闕少至八百二十五名夫此八百餘人孰非緣此缺額耶乃邊臣旣隱占於額內而今又裁少於數中與京無守防止爲武弁開一口竇耶此又職所親見而未可久裁者也又舊鎮亦修防矣彼尚有保定河間山東等處入衛班軍力多而易辦且歲發犒卹年例等銀特恤其困獨晉自歲派工食外一餉不聞具奉冬返終步不體若再裁此旁補則緣有地人情固甚便也抑豈邊疆利乎又國家大役無過修邊與治河故從來但遇此役無不請及內帑者晉工凡幾關矣率取辦於本省夫壯並未請及內帑也若省其在內者旣未之請又裁其在外者使不得用則邊臣遂無

所措手矣况本鎮該年陡遭蝗蝻食禾軍民萬分艱苦勢又不能急邊者乎此事而非久蒙聖鑒與裁補之非係邊工與邊工之尚可緩圖也職何敢瀆惟是懸坐已晰臺心而壯軍又難久去及今不言則此時又當修防之日矣欲裁之則難乎其爲邊欲補之又難於抵租異時脫責職等以延緩之罪職將何詞也伏乞皇上鑒牧地之係懸坐快壯之難久裁將前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五錢包租量行除免容職照數補役刻令赴工不惟瘠獲甦且衝邊有賴職又思此租也計數僅曰千耳非如他項稅額多至數萬蠲之或無以濟工也此須微貲曾不足皇上一朝微賞之用晉民之修邊多年矣卽稍捐示卹亦似非過况以此銀補舊額仍令在邊修守而實未嘗豁者乎省虛懸以濟實用捐微利以裨邊防所謂以少而益大以重而易輕者知皇上有明斷矣

來宜橋重修記

明邑人 梁環

天下之橋梁道路城垣廳舍人所必由而必居可

有而不可無者也未嘗不由於典守公勤之人以  
成之繼之者徃徃視其傾頽欲側窪坎而不之理  
者一則安於故常怠弛之習一則狃於陰陽禍福  
之說故耳崞縣東北望京師將千里北望宣府七  
百餘里西北望大同四百餘里京師爲天下根本  
而宣府大同京師之後門禦防之極邊也二鎮軍  
馬之重甲天下糧儲芻豆之需率多出於三晉運  
糧無江湖舟楫之便車挽人荷皆出於陸路而崞  
縣經行之要衝也出城門纔數步有水自西山衆  
泉而來兩岸濶且高上有石橋曰來宣橋建於金  
泰和三年居士游完所捐資者也橋離水四丈高  
二丈濶十二丈長歷年旣久山水泛溺橋之西岸  
土漸嚙噬石多崩損湮沒前令或視之而不理或  
苟且撐之以數木其廢墜陵夷可期而待見之者  
莫不深爲之咨嗟憂其果於廢而病於涉也成化  
戊戌昌平徐侯壽來宰是邑政之可因可革者斟  
酌行之次年己亥春事多就緒觀橋之廢墜慨然  
嘆曰吾不理此是政之大弊也於是謀諸縣丞郎



俊主簿張秉典史路通咸以爲可急而不可緩且訪諸耆舊招邑之有戒行僧曰淨演者俾親其事邑之殷實巨家見徐侯之修舉廢墜願出貲以助之者淨演錄其姓名於簿收其貨貲物料度砌石丈尺若干用僱石工詣山之有石處隨其宜而攻治之又募鄉之尚義者出車牛運石於橋次時巡撫山西都御史秦公紘按臨是邑爲之程其功而責其成且以物賞淨演而激勸之整飭兵備副使蔡公麟往來按治亦從而督理其事山西都指揮于公某邑庠訓導孔謳劉海亦各出貲以助之由是人各忻然經理營作旣補其廢墜又增其砌石加石欄以繞之鑄鉄錠以持之樹之以牌揭其橋之名越明年庚子夏五月告成其橋之宏偉迤邐如長虹之覆水圜砌整飭如半月之懸空煥然巍然非復前日之可比也戎役商賈運餉往來行者無阻滯之虞耕樵魚獵朝作暮輟居者有生理之便昔見而咨嗟憂傷者今皆爲之嘆賞忻躍之不暇徐侯率僚友詣予而求爲之記予邑人也因是

功之有成以見朝廷之得人庶事之咸康但冀後之宰是邑者勿怠於修葺焉遂第其事以復

梁尚書神道碑

明李東陽

南京戶部尚書梁公引年請老時大病新差所具疏詞懇甚上惻然感之乃賜詔許致仕給驛歸其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歲給輿皂四名恩禮特厚歸二年訃聞復遣官諭祭營葬事蓋異數也公諱璟字廷美世爲太原崞人祖諱興從戎朔州後仍居崞考諱資有行義鄉人稱爲直軒先生

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妣史氏贈夫人公性至孝少時直軒血出其面公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邊釁突起直軒從征官兵潰公聞變披髮號且走求父所值歸乃已嘗爲馬邑縣學生革乃入崞景泰庚午舉山西鄉貢天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與諸司官劾大臣不職者因薦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可用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爲變癸巳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遍歷所部詢民疾苦

察郡縣才不才得牧民體分守洮岷適西番縱掠  
居民驚徙公提兵斬其魁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內  
艱去辛丑服闋復任巡撫都御史而下交薦於朝  
乙巳進右布政使丁未遷左布政使敷憲勤事視  
昔尤溥在陝西前後十五年民熟其名益宜之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公整  
肅風紀賑飢民理冤獄簡民壯增武備永州寇作  
督官兵平之鎮守中官毆殺王親下公勘覆力拒  
請屬不爲撓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有武官驚不  
聽令痛繩之以法始皆帖服有劇盜亦督兵勦之  
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獨理部事事舉舉戊  
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允方大展厥蘊時已嬰疾  
庚申遂得請去及歸足不至公府徜徉山川間日  
圍棋賦詩爲樂篤倫睦族事兄琮尤謹每宴會拜  
跪如少時所賜廩餼月必分給閭以散諸族黨歲  
歉則出粟以周貧乏死者具棺衾葬之建石橋書  
院以教子姪及鄉之後秀給以薪米筆劄而時課  
之續且屬命子曰無廢義學蓋其平生所樂爲者

故至是尤勤勤云耳以宏治壬戌七月十五日卒  
距其生宣德庚戌正月十六日壽七十三配雷氏  
賢而克相累封夫人先公四年卒葬於唐昌之原  
癸亥甲子月初七日啓壙葬公禮也公敦雅純正  
耐清苦遵矩度不事矯飾隨所授任必稱事事舉  
閱歷既久資望兼積人無訾議而又先幾勇退以  
壽考終延及子姪方隆未艾揆諸理數可謂不失  
其正矣古之語大臣者必先出處其間幸不幸弗  
論所處合時與義乃可完其名而不辱其身苟終  
之不令雖有奇節危行卒歸於無所用之地故非  
任之難而保終爲難公亦可以無憾哉予公同年  
進士雅相知厚聞公訃遠不能哭其子枋來請銘  
神道之石乃按四川布政司叅議李君瓚狀爲銘  
以畀之刻焉銘曰公起諫垣出領方牧入爲都憲  
兩鎮南服均勞外內徧歷川陸政勤教條法慎刑  
獄亦有兵威匪我窮黷有言有功並受褒錄旣登  
留曹遂典錢穀雍容廟堂以率羣屬官無列資器  
不覆餗功成志倦勇脫羈束若駕康莊永謝顛蹶

若飄巨津旣往而復被疾行者匪溺斯仆相彼川流往過來續亦惟天道盈禍虧福其所未竟後人是淑家有遺書鄉有遺塾有封在原公所自小其幽有銘永世斯告

卽事說

明訓 郭世祿

夫崞在鴈門之南雖稱腹裏而臨邊止一帶國朝邊釁七啟馬忠嘉靖三十九年掠崞境內攻陷原平南陽等一十七堡虔劉之慘不可言惟城關賴口北兵馬護守僅僅獲全自隆慶末年和議旣成

烽燧不警關內外具有衽席之安然以今事勢推之竊恐釀禍匪細崞桿禦全賴邊城今關北玩愒成習各將領腴削寅緣以希遷擢曾未聞有悉心邊患慎防守修武備者夫和久必變而邊人顧怡然燕雀處堂能不動賈生薪火之懼哉乃其備崞之說有六一曰撫流民崞地瘠差重逃移者多人心不固誰與共守則流民宜撫而恤也二曰廣積儲崞非武城有急必藉各兵護援今倉廩貯積未盈且恐年久浥爛不堪餉軍是宜議積而議新也

三日議修築崞左雖有滹河而空城蕪蕪絕無居民右雖有關而郭外高阜幾與城埒尤爲受敵之所東關可無建西壕可無濬乎四曰復壯額崞地衝繁所用夫役甲於諸郡原役民壯三百九名今裁百餘名工食以抵繁峙皇租所留一半不免別役修築無論居恒守城乏人苟有事藉捍衛頃刻不可得則壯額急宜復也五曰葺堡寨崞之村落有遠在百里外者脫有警遽難入城其塌毀堡寨不當蚤修葺耶六曰備戎器崞舊雖有器械今多無存卽有一二一甲胄弓矢火炮率不精利一旦遇變恐束手無措則戎器又不可不預備也祿里居絕塞熟眎邊情覺偏邊之地槩不可不預爲之防者故爲此未雨之說不識當事者以爲然否

瘞舊城下朽骨文

國朝  
邑人 馮夢槐

天地之氣化無一日不生生必死死必朽骨也者後血肉而漸滅者也自皇古來死生遞嬗百年一更先我生者千萬人先我死者亦千萬人是今日地上一人前日地下已無數人今日地上無數人

前日地下更無數無數人然則遍川原皆朽骨矣  
千年以上腐潰既久瘞而朽爲泉泥不瘞而朽爲  
塵土盡與黃壤同形質人欲見無由焉其未盡漸  
滅者習禮之家系有譜墓有誌碑有銘子若孫猶  
得指邱墳而識其先然亦不過數世數十世而止  
至若農夫野老幼子孤孫遷流異國有異世而顛  
失其高曾者親屬猶不免况道左偶遇之朽骨亦  
何哀何親而瘞之然於余心有不能以自己者庚  
戌秋七月廿八日余出崞之東郊見元代舊城圯  
爲絕壁壁腰荆榛間數棺暴露年久木脫骨落淒  
烟衰草中不堪收拾嗟乎今之肉盡筋枯者昔之  
明眸皓齒者也今之風催雨剝者昔之畏暑愁寒  
者也物傷其類何況於人欲取而瘞之愧力不贖  
走自於少尹驛宰兩公慨然共任其事捐資覓力  
同余躬往據之盛以瓦缶瘞之平原蓋兩公之心  
安而余之心亦安焉若曰安死者之靈以資生者  
之福則此骨瘞固朽不瘞亦朽不寧惟然朽骨固  
朽瘞朽骨者之骨亦無不朽不寧惟然瘞朽骨者

之骨固朽瘞朽骨者之後千萬世無數人無不與  
皇古以來之無數人之骨同歸於朽審若是則滄  
桑直夢幻苑生如泡影而朽骨之靈於何依而瘞  
朽骨者之福於何麗耶然則朽骨固不足悲而今  
日已朽之骨閱數百年乃得兩貴官兩紳士據而  
瘞之則又深可幸也余爲文記其事以嘉兩公之  
賢夫豈徒爲朽骨幸哉少尹姓張諱芳字尙彬浙  
江紹興人驛宰姓張諱宸詔字玉音山東登州人  
任嶠之閭望同余往觀者則友人陽邑孟攀雲字  
占五也

重修普濟橋記

國朝王錫九  
教諭

普濟橋南關河上爲省北孔道廣袤平坦規制完  
固輪蹄絡繹慶利濟無病涉惟我邵侯首捐清俸  
率闔邑之好義樂輸而謀新之者也經始於乾隆  
二十年七月落成於二十一年六月錫九司鐸此  
邦邑人以紀績之文見委因得舉其梗概焉橋建  
於金泰和初前明成化年重修迄今歲月滋久漸  
就坍塌滔滔馬足幾斷行人議修復者屢矣顧以



需費浩繁僅等道旁築舍我侯蒞嶂百廢具舉美  
不勝書若散給菴園村河地俾四處浮橋及學貧  
生贊禮生均有永賴興築陽武河壩而十數村保  
無水患嶂邑志來自明萬歷年至今無紀載侯偕  
邑中博學好古之彥加意採訪悉心編輯而文獻  
燦然共推善本此特爲政之大者蓋侯以經世偉  
抱始宰楚之黃梅創建文昌閣而百餘年未發科  
名一朝振起不期年治行爲湖北冠旋調黃岡踞  
七省通衢朝使星輶應接不暇凡爲令者惟以民  
力供億侯下車一掃從前苦累頌聲徹遠迤邑西  
接麻城諸山每歲山水陡發橫流及黃數十村民  
田屢患漂沒侯特相度地勢築爲隄防其水並入  
大江向之巨浸並成膏腴沿江蘆洲民占其利豪  
強日事兼併獄訟繁興久不得決侯躬親履勘按  
籍推步其地視冊載加縮乃以步法古窄今寬折  
其數而均派之兩造帖服蓋黠者政借此以爲侵  
占計而絕不自顯其朴者又罔知置辯歷久積弊  
至此豁然稱神君焉臺使者方交章請擢遽以丁

艱回里補任來晉一本治黃者治崞宜於茲橋之  
廣資利涉而必爲之修舉也昔子產乘輿濟人孟  
子以爲不知政單子八陳於川之不梁而決其亡  
善乎我侯之爲普濟能規其大而巳不啻人人悅  
之也今侯移治鳳臺福曜自北而南崞之民方恨  
奪吾慈君之速而長虹蜿蜒往來踵接咸享興築  
之利不衰則侯之功德直與此橋並垂永久召公  
之棠樂公之社物因人重人亦以物傳崞有普濟  
何難與蔡公萬安橋媲美史冊哉

增修東橋碑記

國朝知縣邵豐錄

滹沱襟帶治東遠近數十村居民萬千納賦市貨  
絡繹往來踰河以達治橋而後渡創制伊始蓋自  
明季大陽里張贈君贊母氏樊安人施捨板木率  
衆力而成之者以故雜役久經優免其後歷代相  
承復建河神廟翼以茶亭前令馬公暹合張李兩  
善信共捐施地九十二畝二分每歲拆造有常期  
所需夫力孫家庄人獨任之而貸其在官之雜役  
永爲例勞於此而逸於彼其法立自馬公用意誠

善余初蒞崞深知此橋之爲利也溥而欲其長保弗敝也會有堯園村公地六十一畝五分撥入此橋重申舊約庄之人亦踴躍從事自以爲便勒石以誌勿謾顧橋制狹隘僅容一人不能肩摩往也板窄而長雖一夫矣動負載者股慄車至下而徒弛其輪轆軒軾昇而過之余乃謀所以恢張之者先出俸金勸募同善於是好義之士共相樂輸購選良材增其式廓去板葉而用完木變經接而爲緯編薪以覆木土以填薪三尺有奇厚之數十尺有奇廣之數三千九百尺有奇袤之數始工秋仲再閱月告成共費白金六百一十兩堅固闕敞蕩平如砥車行其上示我周行幾忘在水中央也董事張翰張濟世李淳請余記之余惟前人制作有基勿壞茲橋也不惟無隳於後抑且大擴於前謂非諸君子同善之力哉然創基張實始之拆造李永任之於橋各司其職雜役永絕其煩人已交相益焉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東橋利濟宏功當與沱水長流並綿千古也夫乾隆二十一年九月

既望

望三十一日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